

暖心提示

□黎杰

昨天,去一家火锅店。
刚一坐下,服务员就过来,她恭敬地递给我们一张菜单让点菜。

我在菜单上勾选自己喜欢的毛肚、菌肝等,递给下一位朋友点,朋友也不客气,划了两三个菜,又传递给下一位朋友点。

服务员一直微笑着站在桌边看我们逐个点菜,她见菜点得差不多了,就走近桌来,轻声细语提示道,菜点多了,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添。

我抬头望了她一眼,笑着说声谢谢!谢谢她舒心的提示。

我看了一下菜单,一人差不多平均有两个菜。看来这服务员的服务还蛮上心的,她知道每个人一餐两个菜就已差不多了,多点浪费,吃不完,下桌了,用勺子一捞,锅里还剩很多。就是遇上能吃的,不够还可以添加的,如果点多了,煮上了,这菜就纯粹浪费了。

我很欣赏这家餐厅的服务理念,他们的服务是站在顾客的角度为顾客着想的,这就极不简单了。曾几何时,我们有的餐厅曾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巴不得顾客多点菜,他们就从中赚取更多的利润。殊不知这样害人又害己,那样的餐厅定是开不长久的。

我环视这家餐厅,在几个显眼的地方都贴上了温馨提示,比如:丰收靠劳动,节约看行动;天地良心,节约光荣,浪费可耻;一粒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帛恒念物力维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嘿,这家餐厅还真有文化氛围,老板将一些诗句稍加改动就形成了一句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谚语、俗语、楹联等,对仗工整,朗朗上口,还饶有趣味儿的。

民以食为天,吃是天字号的事情,这世上没

任何一件事情有吃重要,人生在世,穿吃两字,可见,吃在人生之中的最初要义了。

吃饭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朋友久不见,见一面得吃一顿饭;亲戚间有好事,吃一顿饭大家分享一下;父母生日,一家子聚会一下吃顿饭,共同庆祝老人家长寿等等,吃饭有时是礼义,有时是社交,有时是喜庆,有时是为增进友情,这无可厚非,也免不了,大家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皆大欢喜,不肖,何乐而不为也。

曾经吃饭也变过味儿,变成攀比,变成奢侈,变成寻求仕途或者寻求财富等捷径或是权力寻求交易等世俗的方式,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吃饭的本义,不再是单纯的吃饭了。曾一度还有一段时期兴起吃饭攀比风,攀比谁请客点的菜多,点的菜贵,好像菜少了就不够诚意,菜品便宜了就不足以表现热情等偏离请客吃饭交流感情的大众意义了。

前几天,我在一家较大餐厅吃饭,那张桌子也挺大,菜摆在桌边上,桌子旋转着,送到每一位客人面前。桌子中间有一个偌大空间,除了鲜花外,就没摆菜,但我注意到,鲜花丛中立有显眼的牌子,写着:倒掉的是剩饭,流走的是汗水——吃剩下的请打包带走!这又是一个温馨提示。吃完饭后,我又去其他房间里看了,同样有牌子:珍惜意味着成熟,浪费并不体现富有——吃剩下的请打包带走!我又去另一个房间,同样有牌子:节俭事微,可助兴国安邦——吃剩下的请打包带走!这么大一餐厅,居然每桌都立有不同字牌,难得。这些大餐厅也放下了曾经高傲过的身子,贴近到我们普通民众的心里去了。

我为我时能看到这样的温馨提示而暖心不已。

欢迎你,你为什么会喜欢我,阿真能周回答说:你不止有漂亮的外表,你还有一颗漂亮的心。

两个人结婚以后,每逢自己父母的忌日,有时候班么措都忘了,阿真能周总是记得按照藏族风俗去给他们点酥油灯、念经,班么措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她常常会想,如果父母在天有灵,知道自己找了个这么好的丈夫,一定会很安慰。

她突然想起,上次儿子考试成绩不好,她正在家里用柳条教训儿子,不巧阿真能周临时回县局开完会突然回家撞见,一把抱住儿子,心疼地对她说:别打我们儿子,有啥事你干脆打我吧。结婚11年了,那是他唯一一次跟自己急的时候。她心里突然涌起一丝歉疚,阿真能周说得对,他们夫妻工作都忙,本来陪儿子的时间就少,应该多关心他才对,是自己望子成龙心切,太简单粗暴了一点。

想到这里,班么措就醒了。屋子里静悄悄的,依旧很清冷,好像没有阿真能周在家时那种很温暖的气息。她感觉有点不对劲,起床轻轻来到儿子房门口,里面很安静,推开房门,只有儿子一个人安静地睡着,她替儿子掖了掖被角,儿子翻了个身,枕头上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她拿起来看,是一个警号,阿真能周在上杜柯村当警察时的警号115035,班么措突然被电击一样彻底清醒了。

她轻轻关上儿子的房门,捏着警号轻轻回到自己房间,突然感觉浑身发冷,她想起阿真能周离开自己已经一个多月了。春节前突发新冠疫情,刷经寺镇是成都进出阿坝州的必经通道,要确保阿坝州平安,就不能漏放一辆车、漏放一个疑似病例进入阿坝。而阿坝这些年早已经是旅游热点区域,客流量很大。刷经寺森林派出所和检查站,作为所长阿真能周不仅要到卡点执勤检查,还要参加县上和公安局的其他工作安排,冬天是刷经寺森林防火防盗的重要季节,派出所的工作也不敢放松,他又是一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在坚持了43天连轴转以后,旧疾发作,永远地离开她和儿子了。

按照藏族风俗,人走以后,他生前所有的东西都要全部烧给他,一样也不能留。家里亲戚朋友那天过来处理能周遗物时,班么措伤心欲绝,实在舍不得。她的闺蜜尔让卓玛实在不忍心班么措那么痛苦,冒着挨骂和被责罚的危险趁大家不注意悄悄从阿真能周衣服上取下这枚警号捏在手里,事后偷偷交给了班么措。班么措捏着这枚警号,好像感觉到阿真能周在支撑自己,有了站起来的力量。

她不知道自己一直珍藏在枕下的警号,什么时候到了儿子手里。她又记起阿真能周的话:要多关心儿子。是啊,他爸爸已经不在,自己再不坚强一点,将来怎么跟阿真能周交代!

班么措轻轻打开房门,门外一片雪光,宛如阿真能周曾经带回的月光。她一个人地走到对面的简易板房,300盏酥油灯静静地燃着,替她把爱和祈福点亮,把她心里那些雪慢慢融化。

她坐下来,把快要燃尽的灯芯换掉,把灯拨得再亮一些,眼泪一颗一颗顺着脸颊掉下来的时候,她在心里默默对着阿真能周说:能周,你是我的月光,把我的黑夜照亮。我要做儿子的太阳,把他的人生照亮。

烟霞觅仙踪

□时在

被誉为万水之源的万源县烟霞山,于我有极强的神秘感与诱惑力。

烟霞山故事传说很多,不管是真是假,他的仙风道骨,而今的我们,已经无法目睹,只有充分地发挥想象。在烟霞山采风,我们看到的,是传说中的修炼之地。

夜宿绿里山庄。山庄接近山顶。客房两幢,一幢是砖混结构,刚刚投入使用。另外一幢是木质结构,一律按照民俗客栈的格局,装饰外部,设置内部。洁净,整齐,古朴,典雅。

有幸,我住进了木屋。木质的幽香,在清新的空气中弥漫。我看到了木头的本色,木头的纹路,甚至木头吐纳的新飘逸不定的清新气息。与都市比较,这儿是天上人间。

敲门声暂停了我的思路。接着是隔门询问:里面的先生,打搅一下,我是房东,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尽管告诉我们。显然是礼节性的程序。

但我觉得这询问的声音不同寻常,似乎早就听说过,但又有一时半会想不起来的渺茫。凭直觉,这声音似乎与军人有关。那音质里带有一种金属般的穿透力与征服力,是纯粹的军人喊出的口令才具有的力度。

我打开了房门。明亮的灯光下,那不胖不瘦的中等身材,那挺直硬朗的身板,那棱角分明的国字型面孔,那凝聚在眉宇间的刚毅,似曾相识。再打量一下,我终于确认,又惊喜:王正怀!老战友!你原来在这里!

他迟疑地凝视一下,也认出了我:老战友!杨云新!你也来采访了!一别好多年啦,你还认得我!

他干脆带我下楼,在院坝边的观月台上,在皎若飞镜的明月下,在蛙鼓虫鸣的清唱中,饮茶,畅叙。沐浴着山月的清辉,泰时明月汉时关,平时战时流血汗,退役分手各东西,大江东去,一泻千里,无法关闭话匣子。

解甲归田,守土有责,战友像坚守阵地一样,坚守在烟霞山上。烟霞山是他新的战场,只是没有硝烟。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打工,曾家乡党委书记三顾茅庐:你是党员,带过兵,更经过了战火的洗礼,现在请你出山,带领草家坝村的留守部队,抓经济,奔富路。

老战友思索再三,没有断然推辞。他认为,推辞,就推辞了党员的品质、革命军人的本色。他说如果选举通过,那就干嘛。最终,他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最初几年,他带领村两委,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大的改变是修通了村道、部分社道,缓解了徒步出行、肩挑背磨。其它似乎涛声依旧。是继续努力,还是搁担子?最终还是坚定的信念和军人的本色战胜了畏难和退却情绪。

壮丽的烟霞,回荡的晨钟暮鼓,携带着他的思绪。

一声惊雷,把他唤醒。老战友一下子开了窍:毅力,能把贫困改造成富有。最好的办法,就是带领村干部,反复品读烟霞山,着力破解草家坝,学习考察

外地经验,找准了攻坚破难的方向和路径。他带领全村人负重前行,再出新举,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升村容村貌,建设美丽宜居乡村。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摘帽,时隔一年,又获得了首批国家森林乡村称号。那些国家、省、市、县授予的奖牌,高悬在村办公室的大门上,展示在荣誉室里,屹立成烟霞山一座座稳健前行的里程碑。

去年换届选举,老战友主动上交辞呈,退出村级领导班子。但他又说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没有“稍息”。退伍多年,他还灵活运用军营的术语,真是退伍不褪色。人生绚丽的另一页,他很快翻开了——与老伴整日在田间地头劳作,瓜果满园,五谷丰登,还经营起民俗客栈,命名“绿里山庄”。他如此解读其名:好比翠绿的军装未脱,永远保持军人作风;在这国家森林乡村,“绿里”山庄,融为一体,顺应自然。

不知何时,陆续围拢了一圈子人,他们倾听传奇故事。

不知是月华照亮了我精神世界的盲区,还是草家坝村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驱散了我内心的迷茫,我突然释怀了。我要寻觅的仙踪神迹,不就在面前就在身边?他们就是烟霞山人,特别是引领一方的基层干部,优秀村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山高人为峰,我在烟霞山神秘的氛围里,在勤劳智慧的烟霞人中,寻觅到了真正的仙踪神迹。

嫂子

□丁敏

税局的,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

“好,好”她浅浅地笑着回

应。“我想看看你家的情况。”说着就拉着她的手,迈进了大门。

我一边看一边询问她家的情况……

没多久,帮扶工作开展“同吃同住同劳动”活动。我和另一名帮扶同事一次次入户交流,对嫂子家的情况有了更多了解。诸多疑问也在彼此的交谈中慢慢有了答案。

原来嫂子家在2014年8月因病致贫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居楼房是儿子生前所建。正值壮年的丈夫在一次耕田中意外摔倒,去世时才40多岁。十多年前,儿子又因一场车祸意外离世,那时孙女刚满12岁,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位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顿时失去了依靠。为了把这个家撑下去,她长期劳苦奔忙,积劳成疾。2014年被确诊为甲状腺毒性心脏病,低钾血症,脑动脉硬化,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每月需要住院治疗半月,只能勉强在地里种少量庄稼。治病需要钱,孙女上学也需要钱,钱从何来?

正当嫂子一筹莫展之时,脱贫攻坚的扶贫政策陆续出台。她可以享受产业就业发展优先,她和父亲有低保政策兜底,可享受财政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可免费健康体检,免费办理医疗就诊卡等诸多医疗救助扶持政策。以后每次住院看病再也不用担心会是谁扶对象?在来幸福村之前我只知道全村共有2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只知道帮扶对象的名字,具体情况还不了解。我只好把诸多疑惑暂放心底。见她比我年长,就很自然地叫了一声:“嫂子”,腼腆的她微笑着并客气地给我让座。此时我才看清她旁边矮凳上还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大爷正围火取暖。虽已阳春三月,但村子里还有一些寒气袭人。

“我就是新派来的帮扶干部,匡国

她尽自己所能,治病的同时不等不靠养鸡20只。今年,已发展到养鸡100只。自己栽种一些花生、油菜自给自足,再加上产业扶持资金、公益林补偿金等惠民政策,最艰难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

我对嫂子说,你把病治好,我协助你解决好医疗费用报销,核实住院保险,落实好孙女贫困学生补助资金,年底签订帮扶计划,管好收入账。听完我的话,嫂子乐呵呵地笑了。

嫂子说,如今基本生活已经得到全面保障。有了广播电视,院坝硬化了,安装了净水器,旱厕也改成冲水厕所,通电通水等问题都得到解决……

人之交贵在真,我的真心换来她的真诚。我常给她带去毛巾、水果之类的生活用品,生病住院时及时看望,入冬为她送去暖炉。逢年过节我们帮扶单位还会送去棉被、大米和食用油等慰问品。去年入秋后,我特地去看她,我说,我快退休了,以后来看你的机会少了,你放心,帮扶工作将由另一位同事接任。你要多保重身体。嫂子默默地什么也没说,但我分明看出她依依不舍的目光。当挥手告别的时候,嫂子却像想起什么似的,说“等等”,就疾速奔向大门。出来的时候手里却多了一个装满东西的口袋,原来她把家里的花生、核桃装满口袋要送给我,我固辞不受。返程车已启动,嫂子追着我们的车子硬是从车窗塞进了袋子。一场离别在我们彼此难舍难分中远去。看到车里的花生,我泪眼模糊,心中涌出无限的感慨。这哪是一袋花生,这分明是嫂子对帮扶干部满满地信任与真诚,是嫂子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对帮扶政策的感谢!

今年,幸福村最穷的人家也搬进了新房,家家户户炊烟袅袅。整个乡村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实质改变。回望来时路,岁月的足迹深刻而温暖。真有一种别样的幸福感在我的心中涌动。



你是我的月光

□刘丽



红原高原之城,平均海拔3600多米,常年低温,冰雪期很长。阿真能周生前是刷经寺森林派出所的所长,刷经寺离红原县城100公里左右。他以前回家的时候总是晚上,常常带着一身轻雪,就像一片月光穿越黑暗的森林,突然进入班么措的梦里,班么措在半梦半醒时看到阿真能周阳光灿烂的笑脸,感觉屋子里就暖和起来,好像突然春暖花开。

阿真能周走了一个多月了,班么措还是不太愿意接受。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依然会习惯地关注家门外轻微的响动。阿真能周每次回家总是很轻很轻,他知道妻子都已经睡了,怕惊醒他们。班么措一直在半梦半醒之中,微风从门上掠过,偶尔一只夜归的小动物从门外经过,都像是阿真能周回家的声音,她甚至听到真切的开门声,轻微的脚步声,然后周围一片寂静,她想阿真能周可能先到儿子房间去看儿子了,她知道儿子在他心里的分量丝毫不亚于自己。

草原上的男人是不做家务事的,但是阿真能周回到家里什么事情都会做,甚至会帮他洗头。好几次他的同事和朋友听说他回来,过来找他玩,刚好碰上他在帮班么措洗头,有人开玩笑说:你是我们草原文化的叛逆者。他一点也不介意:我自己的老婆自己疼。班么措常常觉得跟阿真能周在一起,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个女人。

班么措是在壤塘上杜柯村小学教书的时候认识阿真能周的,那个时候阿真能周是上杜柯派出所的一名新警,很多女孩子看到他的第一眼都会不由自主地赞叹:好帅!班么措第一次看到阿真能周的时候,感觉到一道阳光一样让眼前一亮,但是她没有往更多的地方想,喜欢他的女孩子太多了。当时因为学校参加县上的文艺演出,请能歌善舞的阿真能周过来帮助排练藏舞舞蹈。那段时间班么措的父母刚刚过世,她情绪很低落,为了忘掉悲伤,她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帮助贫困学生。后来阿真能周在扶贫工作中也经常帮助贫困儿童,两个年轻人接触越来越多,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时间一长,不知不觉就坠入爱河。后来班么措问阿真能周:那么多漂亮女孩子喜